

## 楔子

近兩千年前，晉，永嘉之亂。

中原大地，狼煙四起，一片血光，人民在殺戮聲中顫抖、呻吟。

兩種不同身份的人物，不約而同地向著南方狂奔而來。前者，是攜嬌帶女，或騎著高頭大馬、或坐著牛車木車的王公貴族、豪紳富賈。他們是迫於戰亂，為保存生命財產而逃出故鄉另尋樂土的。儘管一路上惶恐驚嚇的神色並未從他們臉上抹去，但長年累月的養尊處優卻未能改去他們沿途衣冠整戴、披紅著綠、吟風誦月的習性。有的人甚至還不能不整天抱著精美陶壺往嘴裡灌進當時還未為多數人享受的、充滿神秘和奢侈的茶水。後者，則是被打敗了的將士和族人。他們是在劍戟的威迫下被強制性遷徙的，漫漫長途中，腳底早已磨出了血泡，嘴唇也早已渴爆潰爛。一些要犯和不甘屈服的人物，甚至被戴上鐐銬，被馬匹拖著走或囚進枷車，身上印滿了血跡和傷痕。最糟糕的是，他們不知將被帶往何處，命運將在何處生根落地。啊，他們的雙腳只能一個勁匆促地向南，向南！

終於，南海近了，聽到了海的沉重的喘息。

殘陽如血；

大海如血！

該下車落馬的，該解開鎗鎋木枷的，都聚集在南海邊這塊充滿原始氣息的大地上。他們驚訝地發現，山竟是這麼綠，地是這麼黑。捧起一把土，用力一捏，竟能流出肥沃的黑油。這地能養人呀！於是，他們就地跪下，祈求上蒼的庇護，決心在這裡營造新的樂土。

這，就是潮汕歷史上潮人的第一次大集結。此後，才有了潮州府，有了汕頭市，有了大批潮人坐上紅頭船漂洋過海，另尋生存和發展的綠洲……

中原文化加上優良的地理環境，在潮人世世代代用血汗浸泡下，潮汕每朝每代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1858年，恩格斯在〈俄國在遠東的成功〉談到《南京條約》訂立後中國被迫開放的幾個口岸時，特別提到汕頭：“汕頭這唯一有一點商業意義的口岸，又不屬那五個開放的口岸。”汕頭其時尚未開放，恩格斯就格外注意到它，足見它商業意義的重大。至1861年，汕頭已成為中國與“外夷”直接貿易的通商口岸之一。1870年後，至20世紀30年代，汕頭更盛極一時，成為僅遜於上海、廣州的中國第三大港口，其規模與美國洛杉磯不相上下，僅19世紀最後三個十年，從汕頭港運往海外的華工苦力就達150萬人。上世紀初，汕頭港已與歐美各主要港口直接通航。並且，這裡出現了中國早期的為世人矚目的鐵路、火電廠、電話機。

潮汕的輝煌，是因為它有輝煌的兒女！

1911年1月20日，在潮汕一個祖祠裡銘豎著“祖肇於豫溫陵嶼城後入閩晉江”石碑的村落——普寧縣果隴村，一條幼小的生命呱呱墜地了。

人們也許可以忘記這個日子，但上了年紀的果隴村老人，卻忘不了莊氏家族為這個孩子的滿月舉行的隆重慶祝。

而更多的人，更忘不了這個孩子長大之後，特別是他的後半生，  
為潮汕、為國家作出的巨大的無私奉獻。

這孩子的名字：莊世平。



## 一 兒時三哭

1911年初春時節，普寧縣鐵山腳下果隴村的雞籠山，在和煦的陽光下，顯得格外葱鬱青翠。滿山的桃李，在春風的輕拂下，吐枝拔節，競相開放，一片姹紫嫣紅。

1月20日下午，在果隴村的雞籠山下的“協裕”大院，行人匆匆，臉露笑容，充溢著一片緊張而祥和的氣氛。

“協裕”第四房今天要添丁了。

從第四房媳婦第一聲呻吟開始，莊書良老人就顯得有些焦躁。下人端來的茶水，他不是嫌太濃太淡，就是嫌太冷太熱；從中午放下飯碗開始，他不僅放棄了一刻鐘躺下養神的習慣，而且不時掏出懷錶看時間，還一個勁地在房裡徘徊。有幾次，他甚至走到四房媳婦的門前，但又礙於自己是個男人，或感於尊嚴，終於轉了回去。對腳步匆匆的下人，他的臉色從未有過地顯得格外的嚴厲：“腳步放輕點！沖了四房的胎氣，你吃得起！”儘管他自己的步履和聲音有點凌亂。

幾個媳婦都有些大惑不解，個別膽大的甚至咕噥：“就老四媳婦了不起！”但一經碰上自己丈夫的嚴厲目光，又不得不將牢騷和不滿

吞了下去。而上了年紀的人卻依稀記起來了：當年生下老四時，莊書良也如此鄭重其事過！

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聯繫呢？

按理說，莊書良的七個兒子中，除了老二早年夭折，如今已是一個五十多人的大家庭了（最後至第三代止，滿打滿算達六十人）。老人傳統意識濃厚，治家慈祥嚴謹，從未鬆口讓早已長大成人並頗有成就的兒子們另立門戶，一直以一個繁盛的家庭集團——“協裕”出現在世事紛亂的社會舞台上。如今，他早已把管家的重任卸在老大的肩上，小事他是再不過問了，但關鍵的決策終歸還要他籌劃拍板。因此，由老三在泰國經營的“勝裕興批館”（批是潮汕方言，意即書信。批館即民信局，專為華僑及國內眷屬傳遞書信及匯款），由老五在馬來西亞檳城經營的“潮順興批館”，由老六、老七在汕頭經營的“增裕銀莊”，都欣欣向榮，走勢看旺；而由老四在本地經營的、代表著本家族旗號的“協裕批館”，則如日中天，深得僑胞眷屬的信賴。也因此，“協裕”在有二萬人口的果隴這個普寧首推大鄉，穩穩地坐上第二富戶的交椅。但明眼人心裡明白，“協裕”坐上第一把交椅是指日可待的。首富“協成鹽行”雖家庭龐大，人口眾多，但唯恐後代在社會上惹是生非，讓其閉門不出，甚至不惜其端煙槍抽大煙，使其麻醉於自家深宅大院之中。而莊書良敢於在世風日下的環境中逆水行舟，著力讓子孫攻讀飽學，即使是後代女輩也一視同仁，捨得下大本錢在整個家庭的素質上下功夫。這，不能不說是莊書良十分難能可貴的深遠目光了！

這一切，自然也得益於莊書良自己的博學多才。他自小喜歡琴棋書畫，雖偏愛於男耕女織的田園生活（子孫多次讓他到泰國、汕頭安享現成，他就是不肯），卻時常與四書五經、《論語》等書籍相伴。而且，在地理風水的學識上也在這一方土地上頗有名氣。“協裕”大

院這座佔地數畝、有祠堂一座、“四點金”二座、左右二座“下山虎”作廂的建築群（1980年後又在後面建成三座“下山虎”），就是他自己拿著羅庚，引經據典而確定方位的。如今“協裕”人財兩旺，不正是他聰明才智的佐證麼？而他平時治家處事，雖平等公正，但明眼人看得出，他寵愛的是老四莊錫竹。莊錫竹志趣與老人相似，理財經營上似乎更勝一籌。泰國、汕頭的銀莊雖都各有兩個兒子管理，但仍時常有些棘手的事情要讓老人分解。而莊錫竹一人管理“協裕”，則不僅遊刃有餘，更有大智若愚般的從容。對各朝各代的銀元貨幣，凡上門出賣的，不管賣客巧舌如簧，滿口生花，或品種繁多，年代久遠，莊錫竹只要用指甲輕輕往銀元上一捏，是銀的銅的，就這麼一口價定下來了。老人去“協裕批館”，從來就是去開心，不是去分心的。

也許，由莊錫竹的聰明而及那即將出生的孫兒，在老人的心目中佔有相當的分量，他才顯得如此關注。否則，是無法解釋早已見慣各種場面、已經子孫滿堂的莊書良今天的異常神態的。

時間在一分鐘一分鐘流逝，眼看日頭就要落山了。

就在老人焦躁不安地又一次要走出祠堂，前往隔壁老四房裡時，幾個兒媳婦和一群下人迎面走來。未到跟前，已聞聲響：“老太爺，大喜大喜！四少奶奶已生下個男嬰。”莊書良一改早日沉穩的神態，一陣大笑之後，眼光由圍牆內大約四百平方米的大埕，望向一簇火球般的落日，竟喜形於色地唸出一句平白簡易的讖語：“日要落，豬進食。今年是豬年呀，老四生的這頭豬，有得食，好豬好豬！”眾人難得老人如此高興，也隨聲附和起來。老人接著就被簇擁著來到老四的廳裡，讓接生婆抱來已經清洗潔淨的孫子。

小孫子從房裡抱出來時，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對著陌生的世界不時地打轉，嘴巴不時地吸吮著鮮紅的薄唇，一雙小腿輕輕地蹬動著。但一抱到老人的手上，他全身就不再動作，一雙眼睛只

管對準老人的笑臉。老人被他看得興起，輕輕在他紅嫩的臉上捏了一把。“哇——”孫子在人世上第一聲有意識的哭，居然傾盡全力，並且全身蹬抖，直到被人抱開為止。

“哈——好哭聲，有底氣，有志氣！”老人頓時樂了。眾人於是又你一句我一句地稱讚了孩子一番。

待眾人樂過一陣，莊錫竹問老人：“爹，給孩子起個名字吧。大家都在問了。”

“名字麼——”老人略一沉吟，“我來起。”

此後，老人幾乎足不出戶。據端茶送飯的下人說，老人整天都沉醉於各種書籍中，有時還唸唸有詞，比比劃劃。有幾次出門了，卻又是往書館借書買書。看老人如此悠閒，莊錫竹心裡卻急得不得了。這些天前來看孩子道喜的人穿梭不斷，然而一問到孩子的名字，他就答不出來。好幾回，他跑到老人門口，想進去一問，但一想到老人答應過的事情是從未忘記過的，他又只好折了回去。

轉眼，孩子已近滿月。

“協裕”孫子的滿月酒，自是非辦不可，而且要辦得體面的。2月20日這一天，“協裕”大院從早到晚爆竹聲聲，送禮慶賀的客人來往不絕。老三莊錫春、老五莊錫政、老六莊錫濤、老七莊錫芳，都由老人特別通知，專程從汕頭和馬來西亞、泰國匆促趕回。中午，擺下近十圍筵席，招待遠方來客和族內上輩人；晚上，仍是近十圍筵席，招待村中鄉親父老。院內全部的下人，女的一律換上紅緞大襟衫，男的一律紫緞大襟衫，並被告知當月可領上雙份工錢，個個眉開眼笑，喜氣洋洋。

當主人客人全部就座，老四媳婦抱著兒子繞過各圍筵席讓大家端詳祝賀個夠，酒香肉香瀰漫著整個大院時，坐在首席上一身紫緞長袍短襖的莊書良，站了起來，舉手向四周作揖一番，然後微笑著朗朗說

道：“舉杯之前，我想向各位至親好友宣佈，這孩子的名字叫莊——世——平！”最後三個字，他著意使足底氣一字一頓。

“莊世平，好名字！”

“莊世平，寓意深切！”

“是番薯命還是富貴命，單名字已有定落了。”

“老人家，說說這名字的來歷吧！”……

舉座立即奉承一番，說出來的話甜得似蜜。這些話，自然是老人極想聽的。待大廳安靜下來，他才含笑著抑揚頓挫地說道：“恕我才疏學淺，但來歷嘛，倒是有的。世，是我們莊氏家族的輩序，但從字義上深究，倒也很有些寓意。這字原為甲骨文和金文中<sup>山</sup>而演變來的，即三十年為一世。另外，也有改朝換代稱為一世；有將父子一輩稱為一世；有將某年、某月、某時泛稱為世；有將人間稱之為世；世還有繼承之意，《漢書》這樣寫道：‘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其間注道：‘言繼其家世。’這個字，我愛其既有泛喻又有特指，既有預見又有隱示。至於平字，可以有十種解說，但我取其八種。首先是平坦之意，古云：‘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就是這個意思；次之喻為公正，荀子曰：‘夫是之謂至平。’就是此意；三、古詩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是平定之意；四、《大禹謨》中稱：‘地平天成’。其意是整頓和治理；五、《易》書中道：‘雲行雨施，天也平也。’指的是齊一、均等和公道；諸位有誰見過雲和雨對哪一處人家、哪一塊地方有偏袒或不公的呢？六、是講和及友誼之隱示，《春秋》中‘宋人及楚人平’，就是說宋人和楚人講和並且結下了友誼；七、泛指豐年，《漢書》有解：‘再登日平，餘六年食；三登日泰平，二十七歲，遭九年食。’八、是平常、普通之意；有作為者，是絕不驕橫的，正所謂平凡中見精深也！”

老人頓了頓，吞下一口口水，卻顧不上喝一口下人已經換了幾次

的茶水，重又開言：“何以用‘世平’這兩個字，我想大家已經明白了。自然，名字僅僅是一個人的標記而已，如商品的標籤、店舖的商號。我這番解釋，也許過於迂腐了，見諒見諒！”說罷雙手抱拳連連作揖。口上這麼說，但表情上卻是很得意的。

聲落掌起，祠堂內外又是一陣經久不息的喝彩。

於是，杯盞交觸，客氣的謙讓聲慢慢變成了聲嘶舌硬的猜拳聲。逐個向莊書良老人祝酒慶賀的客人，幾乎排成了長龍。老人居然不顧年逾花甲之軀，一改平日裡節食少飲的習性，來者不拒。中午怎麼說的，晚上照樣說了；中午怎麼喝的，晚上照樣喝了。等到晚上時近子夜客人全部散去，他為此付出了一天一夜的爛醉，給家人一個不大不小的虛驚。

果隴村上了年紀的老人，如今談起這次滿月筵，仍然這樣感慨：“那氣派呀，咱果隴村自古未有！”

這自然是誇張的說法了。

但是，老人對第四房孫子的滿月如此鄭重、鋪張的謎底，直等到他臨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才顫抖著攥住莊錫竹的手，道破天機：“我查過……《命學精微》等書，書云：‘有沖有合方為貴……有沖無合不為奇。’世平這……孩子，命中不僅有沖有合，而且是……大沖大合。也即是說，他命運中注定有大起大落……大貧大富……大賤大貴……大禍大福……大災大德，但終成正器。你要……”話未說完，一口濃痰湧上喉嚨，老人竟臉呈笑容，乘鶴西去。但莊錫竹已完全明白他的意思——這自是後話。

不過，儘管老人對世平寵愛有加，但在平時的調教上，卻顯出了特別的嚴格，甚至苛刻——

世平出生滿三個月，就要其斷奶。他的理由是：“母乳是血緣、

家庭生命的延續，不能不吃。但母乳吃多了，就多了一分驕、一分軟。男子漢是要到外頭打滾的，所以不宜多吃。”儘管世平的母親有一百個不願意，但不能不從。開頭讓他喝甜米糊，半年後就讓他就著白糖喝米粥。

由此，又引得莊世平第二次有意識的、一連幾個晚上的大哭。起初是極盡淋漓、淚流滿面的痛哭，後來則是極盡微力、無聲無淚的哽咽。

到了世平一歲，老人就要親自給予調教了。每天早飯後，世平就由母親帶著來到老人房裡。老人儼然一位私塾先生，手把手地教起“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人之初，性本善”……開頭是一天認寫一字，接著是一天兩字、三字、四字，不斷地加碼。到兩歲時，已開始讓他背“春眠不覺曉……”了。對他完成功課的肯定，是剝一粒由泰國或汕頭送來的洋糖，塞進他嘴裡；最高獎賞則是拍拍他的屁股說：“玩去！”於是便擁有一個與小孩子們踢毽子、捉迷藏的愉快上午或下午。對他不學、懶散的懲罰，老人則呵責嚴厲，甚至往屁股上抽藤條。獎與罰，就像老人在生意場上一樣公道。

奇怪的是，不管被打得多痛，他自來是只管流淚不出聲，更不求饒……

童稚的行為和望孫成龍的心態，笑聲和哭聲，曾給“協裕”大院帶來多少樂趣和笑談！可惜的是，這種想笑便笑、想哭就哭的時光對世平來說，實在太短暫了——

3 歲那年，一場鼠疫，竟奪去他母親的生命。

也許是意識到一種溫馨的生活的結束——再沒有人在早上七點鐘把他準時搖醒，為他穿上衣服，為他洗漱，伴他吃下早飯，然後倚著門板目送他走向祖父的房裡；再沒有人分享他的歡欣，他曾多少次將祖父獎賞的洋糖轉塞進母親的口裡，然後欣賞母親因為高興而泛紅

的臉龐；再沒有人在他被祖父懲罰之後，用手輕撫、用熱毛巾熱敷他屁股上的傷痕，用熱淚伴著最溫柔的語言給予他最簡單也最誠實的忠告；再沒有人從衣著上使他記起秋冬春夏；再沒有人在嚴冬用體溫為他溫熱被窩；再沒有……他趴在母親的遺體上，極盡童真、極盡虔誠地放聲痛哭。從早到晚，從晚到早，嚎啕的、哽咽的、喑啞的哭，一直不斷。哭得人吊膽揪心！

這一哭，也像是告別童稚時代。

男子漢從此無淚——

不久，父親往馬來西亞檳城主持“潮順興批館”的事務，他只是用手、用眼神默默相送。

過了幾年，父親重返家鄉再次主持“協裕批館”，同時娶了第二房。繼母曾使他失去的母愛多少得到一些補償。但他 15 歲那年，繼母又因生下他第五位弟弟時，難產而死。他當時已在汕頭讀書，聽到噩耗時，只有遙望家鄉方向，為繼母默哀良久，長歎當哭。

連失母愛、遠離父愛的他，不滿於社會上的一切不平，但他除了大聲抗議，還有的就是沉默。

厄運，使他過早地成熟起來了。